

生生世世 未了缘

刘墉 著

缘来缘往、缘起缘灭，
其实从大处看，
缘是不来不往、不起不灭。
缘总是在我们的四周，
我们总在缘的里面。



生生世世
未了缘
刘墉 著

图字：01-2010-206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生世世未了缘/ (美)刘墉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0.8

ISBN 978-7-80244-777-6

I. ①生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9116号

-
- 著 者** [美] 刘墉
责任编辑 张 晶
装帧设计 水玉银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 6.25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777-6
定 价 17.50元
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前言

十年悟道总为情

刘 庸

我的人生很无常：

三岁就被带离父母身边，到了个陌生的家，据说连续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天到了傍晚，我就会坐在门口，喃喃自语地说“回家吧！回家吧！”

五岁，我的生父过世了，养父牵着我在人群中，远远地参加了丧礼。九岁，最疼爱我的养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跪爬匍匐着去一家家报丧，面对好多亲人奇异的眼光以及“瞧！他都没流眼泪。”的议论。

十三岁，我的家在一场大火中被夷为平地，同住的亲戚搬走了，从此成为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母亲请人在废墟上搭了个小草棚，因为漏雨，又盖了间石棉瓦顶的小屋，才建成，就有人远远扔石头，把石棉瓦打出好多洞，又开始漏水。

再过三年，公家为了要那块废墟的土地，把我们移到个小木楼上，我却在搬去的一年之后突然半夜吐血，接着因为

肺病休学。

养病期间，我过得挺多采多姿，除了自己写诗画画，还因为楼下开了个“女子英文私书班”，常常穿梭在一群女生之间，而有在女生群中看女生、听女生的机会。

从高中到大学，我交过好几个女朋友，有楼下补习班的，也有外面的笔友和同学。有些笔友起初请人代笔写信，后来换成“亲自动手”；有些代写信的女生，后来自己跑到幕前来找我。说实话，那阵子挺热闹，怪不得我老娘在门口放支竹扫帚，说专打外面的坏女生。

我的亲生母亲也常来看我，但她从不露面，只偷偷借邻居楼上的窗子张望。她说得好：“我有六个儿子，‘她’一个也没有，分一个是对的，不能去打扰。”直到有一天，她终于来访，虽没说什么，母亲却在她走后忍不住地道出我的身世。

我没有惊讶，因为从小到大，已经在许多不堪中感觉到，我把许多事藏在心里，包括佣人和亲戚对我的羞辱。或许正因此，我的心底有很多愤懑，我的个性也很叛逆。那愤懑促成我后来写了许多处世和励志的作品。那叛逆使我大三拉着女朋友，自己跑去法院登记结婚，再把证书呈给岳父大人。

我知道自己当年太鲁莽，所幸近二十多年来岳父母都在

我身边，使我能尽一分孝道、补一些过失。

当然我的老娘也由“牵着我”、“被我牵”，直到她九十三岁。其间我虽然与生母保持联系，带着妻儿前去探望，却为了不伤养母的心，未曾让她们“二老”碰面。

在家里，我也扮演特别的角色，尤其女儿出生后，我得随时注意小丫头在三位老人之间的“公平分配”，我更得注意老娘的心情，让她忘记自己是养母，让她总有安全感。

或许正因为从小到大，许多的打击、迷失、悔恨、矛盾和生离死别，以及后来担任新闻工作，又在异乡四处流浪的经验，使我自认比一般人更了解人性、更知道情是何物、更体会人生的无常。也因为有许多不堪回首和难以面对的事，使我领悟“不能改变世界，只好改变自己”，学习“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”的无为与“揖让月在手，动摇风满怀”的洒脱。

但我绝没有变成乡愿，只是把痛苦换一种方式纾解。当我被人欺、被人骗之后，我会写成《我不是教你诈》或《你不可不知的人性》；当我遇到情感上的冲击，我会写《爱何必百分百》和《生死爱恨一念间》；当我为漂泊矛盾的时候，我会写《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》和《离合悲欢总是缘》；当我被人误解的时候，我会说宁愿《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》。

无可否认，许多文章都是经过我内心再三挣扎，把“垒块”消化之后产生。但也因此，它们表现的不再是愤恨而是达观；许多丑陋的东西，换个角度看，都变得自然；用“同理心”去想，都能够释然。甚至在退一步之后，都值得感恩。今天回首前尘，我的心中不是没有恨，但是爱早已压过了恨。

这套书里收录了我四十到五十岁间最重要的“写情”之作。那十年也是我人生的黄金时段，中年得女，原本已经被磨蚀得迟钝的感情，一下子又变得敏锐，加上岳父母来，家里三位老人，让我对“老人的情”有更深的感触。儿子离家上大学，多了一分牵挂，应台湾公共电视之邀，回去作《中国文明的精神》的研究，更增加了离合的悲喜和文化的冲击。心灵敏锐了、遭遇增多了，悲天悯人的情怀加重了，自自然然产生这一系列的写情之作。

非常谢谢“现代出版社”，能让我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写情书一一收回，交给他们整理为“写情十书”，完整地“一次呈现”，再以《在生命中追寻的爱》压轴，把我领悟的有情世界，作个完整的分析。

我也要对我的妻——薇薇表示感恩。她陪我走过四十年的岁月，和我一起住在铁轨旁边的违章建筑区，一起走过艰



苦的岁月。这里的每篇文章，她都是第一个读者，这里的许多情节，都有她的影子。还要谢谢提供我写作灵感的许多朋友，在为他们解惑的过程，常常也解了我自己的惑。

最后，谢谢各位读者长久以来对我写情系列的支持，并盼望大家能找个安静的时间，把这十本书按照时序再看一遍。读我十年间的心境变化，也分享我“十年悟道总为情”的喜悦。

我们幼稚园最爱的老师在哪里？
他还在不在人世？
我们小学最好的朋友在哪里？
我们还记不记得彼此的名字？
我们初恋的情人在哪里？
为什么早已失去了感觉？
我们的家人在哪里？
我今晚能不能与他相聚？
何必问前世与来生，
仅仅在今生就有多少前世与来生？
就有多少定了的约，
等我们去履行？
多少断了缘，
等我们去重续？
就有多少空白的心版，
等我们用明天，
去写一个缘的故事……





自序

虽说人能忘情，
虽然许多人在追求“了却尘缘”的境界，
但这世间有几人，
能平平安安、一无牵挂地离开？

生生世世未了缘

最近在美国，有个男人被抓了，因为他同时拥有四个老婆，而四个老婆都以为自己是“他”唯一的太太。

他总是提起行囊，在妻儿的祝福下出门，说是要到远方做生意。然后开几个小时的车，到另一个老婆家，接受热情的拥抱。

每次“倦游归来”，他总是惭愧地摊摊手，说这次的远行，又一无所获。

每次，他的妻子们都拥吻着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有工作，家里也不缺钱，只要人回来就好！”

当那四个女人发觉真相时，都自认是丈夫最爱的女人。当记者访问她们时，每个人都说：

“我不恨他，他很爱我，很爱孩子，很爱这个家。他在外面太寂寞了！只要他回到我身边就好！”



有个朋友看到这则新闻，打电话给我：

“糟了！只怕我也有另外一个家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有就是有，为什么说‘只怕’？”

“因为我总是做同样的一个梦。梦见一栋大房子，门口有对石柱，柱子下开着一丛丛的小黄花。梦见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大门，接受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拥抱。他们好激动，都流着泪，怨我为什么离开那么久才回来。那房子好大，好漂亮，但是天花板漏水，门楣都垮了。”他紧张地说：“每次我都觉得好惭愧，怪自己为什么弃他们于不顾。然后对他们说：‘这次我不会再走了，我会好好把家收拾一下！’可是才说完，梦就醒了！”

“不过是个梦罢了！”我安慰他。

“可是太真了！又让我太矛盾了！每次梦醒我都想，如果我真在梦里的那个家留下，不是又亏欠我现在的这个家了吗？”顿了一下，他喃喃地说：“最起码，我也应该把梦里的家修好了，别让那边的老婆孩子淋雨，才能醒过来啊！可是，可是为什么每次还没动手修，梦就醒了呢？”



想起少年时听过的鬼故事，邻村一个男人，家里盖房子，上梁那天，因为缺样工具跑出去借。大概心急，居然骑着脚踏车硬闯平交道，被疾驰而来的火车正正地撞上。

从那天晚上，他家里就总是传出钉钉子、锯木头的声音。房子后来盖好了，奇怪的声音还是不止。有人绘声绘影地说，见他进进出出地扛木料。也有人讲，这样厉死的人，死的时候心里只惦着家里的房子，那魂就舍不得投胎，宁愿回到原来的家里，完成未竟的工作。

“他会一直做、一直做。我们阳间代他做好的，他看不到，可是他已经成了个没有形体的孤魂野鬼，怎么做，也做不出成绩。这就是为什么闹鬼的地方，会一直出现同样的鬼影和声音的道理。”说鬼故事的人瞪大眼睛：“直到有一天，他不得不去投胎，去另一个人家，过另一生。”



问题是，另一生又有另一生的最爱、另一世的新欢，如果来生又有未了的心愿而不得不死，当他的灵魂离开躯体，会不会想起自己再前面一生，甚至生生世世的“未了缘”呢？

虽说人能忘情，虽然许多人在追求“了却尘缘”的境界，

但这世间，有几人能平平安安、一无牵挂地离开？

像是远行的人，他们回头、回头，又回头。如果车能等、飞机也能等，你再给他十天八天，他仍然有做不完的事，他仍然舍不下那个家。

只是，我们生生世世都有家，都舍不下。如果世间有轮回，我们又都能轮回到人间，不就像那有四个老婆、四个家的美国男人，总是走出今生的这个家，进入来生的那个家吗？

如果有一天，我们离开躯体，神游太虚，过去的生生世世都浮现眼前。有我们死时，仍嗷嗷待哺的孩子、仍在建造的房子、正热恋的情人，以及许许多多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拯救的爱妻、爱夫与爱子。

如果上帝说：“选一个吧！让时光倒流，让你回到那一世，去续一段未了的尘缘！”

我们该选哪一世？



前言

我衷心盼望

读者能在安静独处的时候，

看这本书。

不必讨论，不必争议，

只是用心去感觉——那是不是真的？

一连串的挣扎与感动



每天晚上入睡前，我都会看书。

我的床头摆着厚厚两摞书，让我能“轮着”看。我常这本翻几页、那本翻几页，好像看报纸上的连载一般。

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读书方法，可以一方面比较每本书的差异，一方面吸收平均的知识。而且由于每拿起一本书，都得“重温”一下前面才接得上，使我能印象更深、记得更牢。

我也常拿起自己的书，翻几页，好像翻起尘封的岁月。我觉得别人写的都比我好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每次看自己的，仍然有着最大的感动。

“它使我掉下眼泪。”

许多读者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，甚至有一位报社的男记者，很不好意思地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只记得前天早上，翻开报纸，看到联合副刊上登出我的一篇文章，我一边看，眼泪一边落在报

上。”

“对！我看你那一篇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”他说。

大概因为我写的心声，触动了读者的心声吧！我们都是人，都是平凡的人，有着一切人的喜怒哀乐，也能用自己的感受，了解别人的感受。

我只是把那感受说出来而已。



有时候说出“真实的感受”是件残酷的事，我那学心理的儿子就曾讲过：“老爸！你不要以为在为青少年谘商的时候，说出他心里的事，他一定会感激你。错了！有些人反而会恨你！恨你为什么要‘点破’。”

在我的文章里，可能点破一些东西，我不觉得那是错，只觉得自己在说真话。如果一个作家，在今天仍然顶着大帽子、戴个大面具，还有什么意思？

我好庆幸，自己处在中国历史上“最能说话”的时代。十年前，我还有好多东西不敢写，但是今天，我都写了出来。

虽然这本书不像《冷眼看人生》或《我不是教你诈》，而是一本“写情”之作，但是，我仍然有些“一吐为快”的东西。

我写了为女性说话的《轻轻摘下那顶绿帽子》，写了为父